浮山文集前編

嶺外稿中

寄首輔[illegible]年伯

全武劫駕恥[illegible]逼繫故負石灌園禪頭不顧然今躡足苗洞爲[illegible]所追索而寘寘何窮卒保髮膚猶得章甫深衣望雲稽首者此何莫非一年前棄妻子之力耶柳州往來郎云風起以爲異僕莫獠雜語百狀難堪況今之塗首垢面吊影斯夕者乎然甘心無所慭也所以中夜鼠泣者上不能乘會以暴此骨又不能袪服以見老親命之苦矣何以爲人去秋天震曾致一札變亂

之際客生嘗語老奴云在鏜在所許嘗違矣吾道大君子長者。又素知此一猶子。愛之憐之。故復無聊道其苦命耳。春初敵年姪挑生入苗見慰。得悉近耗。老伯之烈與祖烈山埒矣。人心思漢。蓍占必驗。屬其遊說鼓倡。旁探要領。旬月之間。則所在括發也。以式忠孝出於天性。欲赴湯火。以無忝二存之嗣耳。適聞有黃公被執復生。發憤其忠義。不避艱險。以入告故。敢附耿耿。近事成。以式者中。定宵衣樂聞也。袁全河語。

寄閣部雲從何公

社稷頹長城於楚三年矣。四七之厄。符應會昌。藉耤老先生手扶日月、再造天地。圭瓚華璣、阽危復存。高齋好時、何難于此時乎。今閣鉞鉏粲、所在嚮應。皆老先生之布聲靈也。功高南嶽。晉天幸甚、木石如智、素所服膺。入楚擁候。而病荒事阻。全陽有劫駕之慈、即慕王官谷矣。棄家一年。幸全蓬首、更生托此。復覩衣冠、彝僉聖恩。未獲碎骨、而積病支離。惟有熱視斗血耳。爲今之計、各督各鎮。努力同心。天子爲神祖之亂、中原有不歸命者乎。洪蠲詔不可不早布也、車駕不可不出要地也。老先生負蓋世之望、有蓋世之功、露檄所至。人自投誠。但祈速徧以定人心耳。

朝廷制藩鎮之太阿惟在居重馭輕老先生身統六軍成山嶽之營即為行在所則李昌言豈敢逼鄭畋王建豈敢追韋昭度乎便羽附習病中艸率。

與楊肩若

夫夷在使者車。負茲未獲執手。此後聞全陽正色之渠。則累巍峩。顧少連芴擊奸臣。楊文先終灊郭汜。朝廷與越。幸以此重病夭悉之。一則以拜服我同年友。一則以感而黃鵠舉矣。一年孤身弔影之苦。苦不足道。幸保殘甦於苗地。忽覲陳公。重扶大義。首義榮靖。所在解辮嚮應。遂有更生之望。吳將軍聲震天下。金師反正於豫章。惠師會兵於九江。近得口信。事之最確者。天命誠昭昭哉。冬春以來。老年翁與呂京老陳盟翁崎足抵抗于上。瞿年伯撐支於內。何雲老拮据於境。均之功在社稷。日月臨之。然長驅策應。聯皮張王焉而調度直下。此百姓之所壺漿仰挾

言也若弟之不孝萬篇璽序千血脈夾下石。推胃何語。惟有姚
年塏以式端楷中相覷耳。特獨其因便詳列近事。以慰焦勞。以
式偉識英風。烈丈夫器。誠不愧我有僕年兄也。然端州守以
供奉。亦大公但矣。謚觴末流。何止錐印之誚。乃獨惜於忠臣之
子。而少年名孝廉乎。昔李文水僜之子源。特詔賜緋魚袋。改成
公秀寔之子伯倫。與三品正員。若以式固宜郎石渠天祿矣。然
其忠義奔裂。嘗欲一走湯火。以報君父。當用臺省銜監軍爲稱。
老年翁爲特題之。以猶子隨長者。爲幕府得與人。第私心以爲
至適便。郎與瞿年伯道之。往以式被劫之後。非急於游宦。以爲
資當。我輩固爲愛才。又以報國者起見耳。知老年翁必舉節見

嘆迆義旗相望。道路可通。當亦以一檄示諸鎮及士民。便可字及崖壑。一切瑣瑣不具悉

與程金一

端州恨臥虎之嘷。全陽悖刦駕之虐。瀧江一別。總討弟始終未嘗一日立班行者。惟我兄知此心耳。陸扆必將避岐華之鋒。司空圖豈受柳璨之誅。所以去春。一當寵命。即募史雲。棄妻子。冒病驅家入山。不再顧者。古人故有取也。癯苦既深。拳拳遂保。苗夷崎絕。漢臘長存。然東望翠華。北望老親。憂從中來。鼠血豈能已耶。時時有人說我翁擁兵數萬人。屯思南。竊爲之喜慰。當時屈指計命世之才。固在我兄。弟輩行此苦行。實才百倍不如也。幸有姚年姪端。漂泊之餘。忽依留閒。時令其間探要領。陰行鼓倡。今遂人心翕然。所在起義矣。陳友龍將軍一舉而復黎靖堵

牧老銜銳而抗常德漢官威儀更生重覩驚喜之信不一而足特令以式列之以上偵報想銓閣所樂聞也老兄急宜以此時同呂楊合調諸鎮使其一心則李綱遂底長沙之旅鄭玫不患㬎翔之謀招降摧朽尤在持權郭子儀之用韓旻李抱真之收勸王武俊豈非以義氣感之哉以式大有王佐之畧氣可舉泰山特特發憤梟尸以無忝其父老兄若托其遊說固此時之一策士齊伸速也以為愛官爵則失之矣長驅而下野人以一壺迎于門芘其胡盧何如也

答金道隱

自棄妻孥匿天雷時聞我兄子欲逆旅揣分同隱獲追求羊不副狂風復爾吹散荒落之人卉衣木食苟全踰年矣乃復爲使者之伻所蹤引圖見索伏歎北都以來守此欲且萬死死復何惜亦曰未獲見老親又暴骨非所也幸而遁入深洞以苗得免仰攀種種可對蒼天始信古人誅郎塞北或一朝棄妻子者既不辱其性命又無硋於老莊其行蓋非誣哉若弟者非敢爲高以保身莫此便也人心欲然天命炯炯天柱至此淡月迄今久已解維是以得抱經徙步托食於門人弟孫不敘車牛光伯免於凍餒道一脚耳

又答甯公

賢者立節惟在𧰼然不欺其志而不必為所極難達者自行至性乘在俯仰無愧而不必傷其天以為名于眞之吳市何讓於君實之栢堂蕭定之潛穴何亞蔣散騎之絕食其志一也若有百倍父曾徑庭則所遭耳足下於聖人至人之道均之無間也決猶慊慊如此此其學能克巳而恕人此其度足以宰天下盡感人才而用之矣僕命二論杰年天雷所作又書數篇則告若人之薄命也弟雖獲與君子同籍然比特老父在園扉膝行忍痛不與宴會同年好友竟缺杯酒之懽後君語選時僅一握手耳聲聞相交固未嘗使君子久處實觀其心也況弟有北都萬

亦不屈而歸爲人蹈之奇事乎張莊圖以拜賊爲老先生而遠罰弟之贖徒則以刑章定罪此一定例古亦有之楊國忠誣韋陟盧杞誣崔寧孔緯誣蕭遘秦檜誣趙鼎然此皆當時恢復是非難誣豈若南都馬阮之惡斷報怨者乎阮以逆案與東家世仇其欲甘心宜矣可怪者同時好名之友肆其擠人成名之術又從旁樂道而下石焉試問今樂人之譖者有一不辮髮者否嗟乎當其用心何不仁之甚也然究公道不可泯北來之人直華益者無論史道鄰徐虞求曾二雲蔣八公諸先生論言獎擢即卿野細人何嘗不歎息於南都之市耶國變錄中與書遍窮谷矣即今親周修之所譽金閶時務弟皆見褒白豈非世猶有

人心哉、本謂馬阮必敗、衆正嵩國。北都恢復、事久論定。此心不憂不明、豈意衆頭猬披至此。今受聖人奬擢、懸膺殊恩。亦可謂昭雪之至矣、然昔人猶以爲未獲然所、我兄皎然雲霄、無分寸之諭、操天下之管鑰、弟安能不一自其生平乎。若聽其然疑、則此人可以不交書札矣。然固士所自矢。士所自責、而譎詠譽之。豈能漫然、從前學道、浮不得力、快口剌譏、爲人所惡、宜其受此辱也、今傳劉公且復北都、北都路人無不能言若爺者、事久論定、何問悠悠也耶、今者嘵嘵可謂迂且誕矣、然不避迂且誕者、欲我兄也進鑒察之

寄張爾公書

平生知交篤行明理。莫如爾爾公。爾公其尚明告人之苦乎哉。智萬死不屈於北都。北來之人無不人人知者。當時求吉士韓雨公汪于白諸人所親見。使我棄妻子南奔。告諸督鎮以賊狀。五月至南都。九月阮大鋮用事。而節婦罵為淫婦矣。冤哉冤哉。嗟乎。同郡之佞。君所夙恨。先祖家父歷朝居鄉。與黨猶素矣。戊寅歲吳下同社顧子方、吳次尾輩。以其為逆黨之魁。宿而揭之。彼以為出自我齒舌、甘心何所不至。一旦柄用。翻先帝十七年之案。欲盡殺天下善人名士。何獨於智。而止于贖徒。而又赦之。此幸矣。所疾額痛心者。輓近儇薄。以才相忌。以名相傾。平日所枝

僕欲彷彿之不能得者。幸樂見其禍根不立。擠之深淵。而下石其上。舍弟年少。使氣伉俠。智嘗令歸事足下。而剛腸疾斥。終不復改。其所中然。皆移於我。聞素所稱一二交好者。幸而旁觀享外。便操刻論。欲誅辟方。而斬陳咸。親戚宗族。望惠不至。羣增飾說以清議之。降賊之家。又利於思漢。宣揚國忠。欲誣章陷取北來漸多。直筆益著。昏孫障天。又矯禁帥野公道之書。然弟被無妄時。人雖畏懾虐燄。然無不暗中太息。以為奇冤也。徐虞求先生慷慨言智當同甄豁之表。擢曾二雩先生以書與羅給諫以為趙鼎張浚胡寅曾孺發大呼闕下。以欲保我之不屈。吳邦策逮下北獄。必欲左證殺智。然至兩槩斷。而正論不撓。弟亦何

以得此愛之事久論定公道人心自在也嗟乎甲申忠臣之不幸也以朝廷不能恢復舊京天子不得親見是非而逆黨馬阮方詠以東林佻禍藩之論重刻三朝要典一綱善類是以臆造蘇断招賄報怨國遂以亾此眞千古一奇事故智受千古一奇冤耳隆武在延賜環昭雪劉鷟叔袁特丘軰屢疏以為難于卓茂韓晃等適倆敢當止以傷命之 苦至此也先是老父知大亂方起命余出栢隱地而南都遂變遊子就友于粤而延汀又變永曆改元權瑠亂政智辭中允之命留病梧州而肇慶廣州又變翠華西幸智扶病入夫夷山劉承胤自全陽劫駕如武岡智逃苦蔣閣衙棄家孤隱變姓名于沅州天雷苗中而武岡又變

逞兇肆毒。追索朝臣。智未嘗一日立班行。而孤身如庸保者。踰年矣。是以得全短髮。復見義旗衣冠耳。嗟乎。數年之間。國統三絕。行在五遷。而智一甘刑戮。兩棄妻孥。又萬死中被奸佐之鋒。極難時遭奴僕之叛。命不謂苦乎。知者謂智北都膚刃聽死。不汙偽職。天雷題詩於壁。自拒[illegible]使。以方汲鄭之封刀不應。劉宣之箍經林藪。然古人更有苦於今日者。昔人此生。已憾不及比于夷齊。又何道哉。中夜泣血。嘗不能止。不侍老親四年矣。南都將變。老父遣拙妻稚子來覘余。丙戌季秋。遷于粵海。故畧知龍山踪跡。干戈阻絕。兩募寄書。猶未見返。茲復托二人從貴鄉走建德。惟我兄導之。

又荷爾公書

讀書之士、生當亂世、可謂至苦、然當亂世而舍讀書、則尤苦矣、余不才、好讀書、爾公故知之、然何繇遂總角時、祖父之訓、誦經閱史、不咕嗶制舉義、年十五、十三經畧能背誦、班史之書、畧能粗舉、長益博覽百家、然性好爲詩歌、倬挽鍾譚、追復騷雅、殊自任也、弱冠慕子長出遊、遊見天下人如是而已、遂益狂放、自行率性而不踰大閑、以爲從此以往、以五年畢詞賦之壇坫、以十年建事功于朝、再以十五年窮經論史、考究古今、年五十、則專心學易、少所交王虛舟先生河洛象數、當推明之、以終天年、人生足矣、豈謂甲戌敝邑民變、清白之家、善不可爲繼、以賊擾江

北者十餘年，前得通籍，老父為武陵漸水所陷，弟兩年告侍圍羅，吾哀感天，卒蒙陛召，比欲歸山，而今要逆選羇絆朝隱，國變滄然，悲哉悲哉，智弱冠夬木數十萬言，皆詞賦也，後稍稍有所進，著作古文，皆不以示人，考辨經史，不致與人言論，以末世惡人學問也，矢夾倖還後，一切生平著作，所時記經史之疑，所收金石古文文字之原，所考天官輿圖律歷異記，所訊邊事土情，俱灰燼矣，流離南海，時為門人姚端有所纂錄，及入楚遭沉，又多亾失，遐方無書可考，所記善忘，恐復訛繆，用修貶所所論，元瑞元美適而詆之，今鹿野老問艸木方言而已，嗟乎，少年溺於雕蟲，中年荒於禍亂，父師所授，生平所得，皆未成編，海內之言

智者或以爲詞客或以爲狂生天性不愛利祿將以曠達玩世故不爲避禍以自彫飾窮理者嫌其異於宋儒而非之者有矣許天下沉朴一心究考古今者惟吾爾公知亂不慕功名隱處深山者必吾爾公則天下知余必者必爲爾公爾公白下與余交時余僧流連詩酒亦未深言也然爾公許我定知我者君山中必有桃源可以避兵擁書萬卷可以考較化行成市可以分隸能招故人與同席乎經史所志請陳端緒三禮三傳各自爲編必附以後世之事其辨乃明孝經論語詩書則先祖傳有定本足裒漢宋之說古今博物則通於爾雅文字小學音律切均說而正之易有聖人之道四焉少所學河洛象數能守師說其

辰黃石齋先生。同在西獄。以性與天道語我。二先生求之太深。時有同穴。然其合聖人之指者。誠千古未有之絕學也。患難自慰。時加紬繹。此則嘗靜告吾爾公以就正者。廿一史得失成敗之林。設身其間。究其世變。體乎人情。折中聖人。斷而論之。名曰史疑。多聞闕疑。不敢自以爲是也。若乃著一代之史。則昌黎讓之。子玄難之。所記時事。不敢以出。固宜尊奉爾公。成直筆耳。古今之詩歌。當代之古文。曾舊有選本。論次十年。將成而天下亂。若得盡集書帙更選之。亦非難也。弟嘗自恨貪多技藝。分其心力。又曠達之性。放浪山川。不能勇於立名。旣無同學鼓礪之。旋作旋廢。不亦宜乎。舜敬吾爾公。有和靜沉毅之氣。足以策我之

屏然弟亦時有逸懷超覽或以解足下之莊兩人交相益也若得同學讀書以過亂世不爲苦矣貴郡太敝邑近省侍往返揶又屏覓尚未知兵交何時可息得道路諳證耳

屈子論 庚子洞口中元巍度既歌以弔之又筆此紙

嗟乎天地所以不死者其猶此憐才之心也乎古人往矣士子猶誦讀其文想見其生平其文不概見而以名傳者亦必史氏之文表之至有文傳者則人心尤反復噓唏而憐之不能已反復噓唏而憐之不能已至於離騷至矣豈非謂屈子之文以死而傳乎世人畏死故憐人之死傳其文耳夫烏知古人之不以死生介意乎哉夫烏知古人不以死生介意者定以文傳名也乎哉謂古人不以死生介意而并不以文介意者此後世聞道捹餚自尊之談而非不以死生介意者之情也古人其心翱翔乎天地呼吸乎古今隨所出處倘然自適或著書以垂教或發

聲以言志何異乎死生詎必以其無文見其無情詎必無情然後能不為生死累乎忠不見用信而見疑其心一其聲悲不必以傳不能以不傳此其日月爭光之文文固已傳天地之心矣吾故謂屈子之死故不死其文固不死也弱冠時為文弔屈子謂其入則與王謀議國政出則為王應對賓客嫻于辭令上官大夫私見其文欲竊之而屈子不與以是見害則屈子之所以死固孫登郭文輩之所笑非直子長之嗟其何國不容子雲之歎其文辭質難猶憐之也雖然公和文舉將椎陋不能文者耶毋亦守老氏之說聰明譏議為近于死故忍而不傳其文以偷其不情之生然則世謂二子聞道者二子蓋畏死之甚者也王

介甫魏了翁竟以爲汨羅自沉爲未必然猶之首陽餓死乃貪戕以老耳今世至謂彭咸爲神仙而屈子蒸之嗟乎此與以後世之愛惜其死以愛惜古人之死深知古人之心與天地之心同不必其死不死也屈子以不死之文然淇所不必死以成其不死之死天地耳後世貪生畏死日甚一日蠅營狗苟視節義如冠佹故需此日月爭光之文以引其儕才一綫不死之心而留以傳古人不計生死之心則雖令千萬世傳疑可也雖令千萬世不深知屈子而羣謂其以死傳文可儕可也嗟乎孤臣孽子何代無之彼寧知天地反覆之試其心乎里巷砥節之匹夫未嘗不十百于溝瀆而幾人以文傳或有文文不可以傳則本

非不以生死介意而為文故其文不足以記其不死也。然世之有文人。舉世嫉之。惟恐其不死。天地又妬之。猥日以死傳其不死。豈不痛哉。彼亦文人固能傳天地之心。而又傷天地之心已甚乎。嗟乎。果有不以生死介意之文人。則何妨傷盡天地之心。聽舉世嫉之。天地妬之。而已矣。特患世不讀書。斯道將喪。則有才而不知憐才之心又死。雖屈子日月爭光之文。與草木同朽。天地亦無如之何。是可悲也。

姚忠壯公傳

姚公諱奇胤，字有僕，號二存，錢塘人。鄉試爲石齋先生門人，深以爲得師，忼慨立節，天下已任，非直故事座主也。中庚辰榜，出闈先歸。癸未廷試，人皆曰十年罷石渠之選，今復之，莫不膺注。而公以爲有司親民，士君子錬達必當始此，何必高步玉堂，而虛州縣乎。選南海甫任，聞北都之變，思中途倡義北指。會冀建本司理廣州，湯潛菴作海道，同心保障，以爲受命此方，即從此方戮力。五羊故鹿濂，外瀕海嶼，內多深菁，賊出沒不能制，而家有力之家，且囊橐以分其贓。網捕獲賊，藏無不故縱者，公縣格相告，海渚肅然，賞信刑斷，大家廪廪。南海歌之曰：安此方，姚與

湯。大家斂手小民良。有海賊羅亞福。能鼠帆躍五兩斗中。公募降之。令其于端與刺血盟。又因南海之保結線成一營。二年之間。遂平諸賊。乙酉夏聞。石齋公以隆武起。公馳謁。條列當世之事甚備。行取召對。言及中外嘗膽。先自聖躬。分以一隅粉飾故事。此第一義。天子爲改容。即授御史。使按粵東。公再三辭。臣方作小吏于其地。即衣繡衣。操激揚之斧。人其謂我何。人人謀安避危。此天下之所以亾也。視今日最急無如虔。臣願先矢石爲諸將士倡。上尤喜。即日以都御史關防監諸軍。時督師則楊公機部。總理則郭公雲機。撫虔則萬公吉人。吉人又題留吏部龔建木。兵部黎美周于其軍。有僕至虔。則[illegible]已屯皂口。急甚

六君子相對偏懸。皆寄命于將。將各有意指。不相下。龔建木激殛亞福造舟下灘。而陸兵袖手視之。一戰而衂。遂不支。盡城以守。守虔四閱月而破。六君子皆死。有僕畢命于西城。其所招呼南海之舊營。竟同死無一生還者。可不謂忠烈所感乎哉。有僕之入虔二月也。本以監軍調度。虔可駐。信豐有一軍。亦可恃。其齊也。公反入虔。天子又撤同監軍。而公不出。曰吾與龔建木黎美周相期共事。吾寧自取僨負吾友。使獨死乎。顧同死此。時丙戌十月也。公之子端以乙酉舉于流寓。越二年爲御史。泣請于朝。贈兵部尚書諡忠壯。智曰。龍倫自虔州出。爲余言有僕巡視巷壘。時時以納韡刀。自礪曰。吾惟恐負吾石齋師。余知有僕志

久此矣。嘗告我通籍先一年。祈夢于少保。以劍相贈。劍以定難

亦可自決。今決于此。烈哉。

寄朱震青相公書 戊子十二月

入粵後。稍見邸報。始粗知一年來事。目今各路漸復。可以刻望中興。而居重馭輕。基於肯綮。日進桂林。從敝年伯處讀老先生大疏。及屢次書。上自君德。外備方畧。誠撥亂之眞經術也。所云立京營。請駕出。今日舍此。豈更有握機制勝之道哉。此所以望風下拜同鄉大君子。爲天下幸也。敝年伯似必不能入。智則請罪退誓。出于至誠。惟俟江北信來。賤骨少強。卽覓外所耳。同鄉惟老先生蚚豫天下矣。前書唐突。引楊國忠誣韋陟。盧杞誣崔寗。秦檜誣趙鼎三事。益北都一案。惟智與張家玉爲一例。而智五年來。未通箋牘。今又重承下問。故不敢不重自于大君子之

蕭也，智本駑劣，少好詞章，慷慨疎任，議評月旦，虛名浪宕。惡之者多。既為阮誣。而同名相忌者。旁觀樂道。聽其傳疑。固不免矣。嗟乎。甲申忠臣之不幸也，不能逢朝廷恢復舊京。親見是非。豈能望如蕭宗之擢鄭齊蘇源明哉。智棄妻子奔君親。以甲申五月初，至南京。可謂最早。同伴喜言北事，而降賊之家。痛恨入骨。此又不幸也，至九月馬引阮柄用，盡翻先帝十七年之案，而老父屬左三山。首犯其鋒。此尤不幸也，懸斷智以贖徒而又赦之，小人良心。不敢厚誣。此亦幸矣。當甲申五六七月間。州哥北來者有直筆。公道人心。自不可泯。如國變錄。中興實錄。曾二雲先生與羅給諫一罪。閶門張魁血誓單。家傳市齎諸書。不止一種。

昔人皆見衰白也。阮必欲陷之。無所發端。直至八月。阮方嗾劉孔昭以刻書之名見劾。又檄禁革野公進書。欲比聯逮吳邦策下獄。挾令報智降賊。而邦策至死無二詞。徐虞求先生更道降公祗。皆不畏邪說。以為確證。不屈于賊。智此時先已遠引。不道一喙。本謂馬阮立敗。衆正當國。自有公道。重定北都之案。而不意昏椓覆國之至於亾也。今蒙思文皇帝昭雪復職。皇上褒獎。竟被殊恩。夫復何嘵嘵耶。然大丈夫赤心剖血。乃為同郡阮奸障天。橫鍍而又為浮名陰士。故意傳疑。豈得為不辱哉。人心忌才嫉能至此。此世之所以亂也。謝恨當時徙聽賊。死之而不能先為夷齊。此恨何及。此所以必欲一見老親。斷頁死所耳。至

習之甘飲不汗北都行路之人皆能言之兩髁瘡痕至今尚著天日在上無愧衾影事久論定舊京旦夕且復又何嘵嘵然同鄉有大君子切齒衙門郎為前輩烏敢波難五年以來以為既往之事不一上陳乎一字有欺神明殛之是以復贅伏惟鑒原

掌憲疏序

掌憲疏稿袁子特丘際再造之世就憲事所條上也袁子自淮李爲儀曹先帝名對攄之紛讓余江北前輩皆以聲氣善之後在南都亦以此故忤時而忝覽三朝封事表表矣今皇帝龍飛淮水再興此地以建中興之表四方響應於還故都則南天反正之功袁子實力造之功豈不偉哉袁子之言明國體應經術今自掌憲振紀綱杜徼倖操持不阿猶之平日也再造之世開功名之門有操持者未免物禁然袁子何恤焉生爲其難處爲其易昔人歎之矣朱序鄭元璹之還朝呂好問朱勝非之竭忠願遂功成豈不誠難哉予文定亦曰賢者所處極難耳特丘以

中郎先生之嗣。名著方內。當余據地金門。號潦倒放歌。不過與袁子馬上揖厭而已。余北都與甄汲郡同苦。而還與趙聞喜同寬、士比好矣。且有哆侈樂道者。袁子爲自之延乎。未嘗相聞也。袁子故自行其直道耳。余於袁子。亦猶直道也。大丈夫秉心報國。自有本末。天下士覽其奏疏。即知之矣。豈以余感知己之恩。而兩兩所好乎。

代瞿年伯壽新興焦侯序

曰余奉命來撫粵西則獲與公左右五年矣五年中嘗爾天之變幾歷死生乃猶得與公容與此土河山如故一奉公觴舉相慰勞有不長言之不足者乎時中興之二年聖天子重蹕端州殷然念留桂林行宮爲再造根本新興之封晉公爵侯又適公懸弧之辰一時同事謀稱觴爲壽余即不一言安能忍哉桂林前院聯州耆梧南控南海後障嚴關湘山北制楚徼曩初承乏即念多故以爲國險民附一不幸何必不當即墨也今不兩年□前後馮陵我矣幾不且盡版圖而天祚中興留待廻耋□遂自此敗以此願公功天下後世皆知公功在河內信都上然揣

心痛定而言之、未有不讓余親見心折者也。當丙年二月、□附平梁、官守奔散、老臣一人、分坐此已矣。適公單騎赴省之日、為□突踰城之日。士方披甲、給造糜米、倉卒巷戰。公馳轡關手、直接鋒刃。矢貫于肱、戰益疾力。一呼擒斬之外、□以遁逃乎。即非公、又安有今日奉觴者哉。未已也。五月十四日、又有劉承徹標將之變、佯入援、實接寇以太。公傷將指而□乘間再至。非公裹創礪師、出戰兩晝夜、俘斬其偽官、殲殺其黨、□便絕迹離水乎。此當為公進觴者也。未已也。陽朔又有黎獻之變。廷惑我謀、猶擨都為山、為□前鄉。公銳身鼓之。一奮而下、梟黻無遺。此又當為我公進一觴者也。以此收已散之民心、綏而撫之、厲兵選將

方將東顧如鼓吞袍矣、拒意有挪兵之來蹂躪飛凋拋之人民、初罹之疆土、空盡之帑粟、曾幾何供其恣睢乎。二月二十一之事、勢所必至、余既已知之矣、湖湘之■、必瞰全陽、予既已料之矣、國家數年環海之城邑。多半望風靡靡、未有拒者、况敢戰乎。彼其棄險而剽劫內地者、當此而鼠竄亾徑矣。駕既太。城已空矣、■騎且逍遙入嚴關、抵城下矣。使非公北門之戰、甘棠之戰、八林之於歷糧、有不殆哉。以四潰戕人直揣淪胥耳。獨有操戈赴難、身先士卒者、誠所謂歃血尸立誓不俱生者也。公之戰也。嚼齒欲碎。謂不覩目矢石。士安有必其死者。北門甘棠。呼動天地、賁■驍騎、斬之磧上。然後與諸擁旄者。并起殪之。追奔逐北、

蓮復堅城，此其慷慨陷陳，調劑主客之功，鐘山馮式矣。言念及此，公安得不大舉手觴乎哉。聞公少年投筆從戎，天下方處堂晏如，公舜飯未嘗不切切以爲我輩血戰之秋也。高密汾陽，公業自許矣。今果以一身存宗社，爲中興元勳，翔[illegible]橫天下，而粵西首敗之。天下後世謂此公功何等哉。前此癸未之復，永保駕殼廷聖心。乙酉之定謀平靖，全活生靈，道路尸祝之，且不暇言矣。余日與撫軍直指公告朝廷，有曰爵臣有大異人者三，而豐功偉績不與焉。此一言，固堪爲我公再進一觴者也。匈匈久矣。承制假節，以力相傾，道徹刺兗，至掘蟄燕，避亂推行主。阨塞奉身主，苟便以逞，何恤殘民。起冶未免南塘之出。伯卿且晝恣聽之

策。何況摩雲破寨。號以爲雄。龍洲李才。或殺以賞州營民命。弁髦王制。亂世由來太息矣。使皆如呂蒙之斬取笠。道規之誅遷席。天下幾將不簞食壺漿。以迎官軍哉。公之不言功。不委罪有司。不徑行科取。率兵行止。秋毫無犯。古名將所難。顧惟今日大異耶。自公敗[illegible]後。方丙闘鉞耰鉏。所在響應。不日且從公飲至鐘山之前。如公之忠勇謙退有節制之將。論次開國丹青間。與中山齊烈矣。何忝自許高寄汾陽乎。公功在天下後世。良史自有實錄。余不使獲左右久。同患難久。燧燔喘息。舉目山河。于危急中。心折公之心。舉旗布置。心折公之畧。日與往還鈴閣。氣度雍容。求之陽夏公孫。又深心折公之學問矣。是以不辭冗猝。言

其所親見聊嘗奉觴之意書此以壽

鑑在變詩序

士生世而乃作變詩殊可嘆也能賦之詩以雅爲倡自予數人者始于五年來賊擾江北親友離散獨鑑在從余燕都朝夕兩年其所作詩曰北征艸余初脫難苦曾歎而序之至今日者求如昔日之歎離散又隔世矣乃尚留我兩人于天末遐荒乎又得出苗崗免備保爲鑑在序變詩能無再三歎乎延汀變後鑑在過我於蒼梧我書於忽操而歎曰惟劉子高郭子横爲可以免故棄妻子變姓名孤身遠遁入艸不顧死歷盡荼毒而僅全達葆我鑑在以柱史侍從四瞻播遷兩當[illegible]毒獨能崎嶇涉險祗礪臣節豈再造之猷顏色不變印藪如故言若于予以祗以

異然其志趣同其苦故同也嗟乎干戈之世文人無不苦者王高平旣去荊楚但存流寓二篇邊浚儀才氣不屈傅止章華之賦今鑑在儼然繡衣使者方從容案牘之暇盡理其諷咏之什而刻之以慰同里之好詩者足嘆否耶昔子美麻鞋見主拾遺以傳次山逃猗玕洞名播南徼二子之詩皆變於唐之本調後世慕其悲涼感其切直未嘗不以爲盛唐之音也今吾子旣著變詩而天下方以中興采風者安知不以龍眠之變雅當六月民勞乎予旣序鑑在變詩隨以天雷所作自序篇屬鑑在序之或又一變也

爲鑑社直指画

別鑑社後歷沅州天雷苗貴州赤溪土司武岡羅公洞口大埠孫而至此叙變詩後意不能已因寫直叠關山以贈故人直指掩門戰正堪壁上相對戊子冬表兄方以智

虞山一遊已作小序瞿年伯更欲圖之桂林山皆笏立不沾寸土山谷日李成不生郭熙亦奈此百嶂千峰何愚强爲之略皴松頂石臺其奇突揷劍者悉以遠山染成亦一奇觀也以智稾上

題粵西直指署中後堂扁

先斷事伯通公之孫佑中弘治進士巡按粵西有詩集今吳鑑

在侍御。適奉此差。居此堂。而咏詩皆宗盛唐。吾皖有盛唐山。故

題曰盛唐繼軌。永曆二年行在學士[seal]書

臨貞崔林泉讀書圖書其後

貞日堂觀叔明所作林泉讀書圖。自題曰。虎鬪龍爭萬事休。五湖明月一扁舟。綠簑衣上雲颺颺。雪月光中垂釣鈎。釣得鱸魚春酒熟。一縷青煙燃楚竹。蓬窗曉對洞庭山。七十二峰青似玉。又題曰。俆氏聞見錄。宋南渡後。汴京故老于廢圃中飲歌太白秦樓月一闋。坐中皆悲感。莫能仰視。良由此詞乃北方懷古。故遺老易垂泣也。余亦嘗填憶秦娥一闋。以道南方懷古之意。花如雪。東風夜掃蘇堤月。蘇堤月。香銷南國。幾迴圓缺。錢塘江上潮聲歇。江邊楊柳誰攀折。誰攀折。西陵渡口。古今離別。錄前觀之。太受用哉。錄後觀之。眞悲感矣。嗟乎。生死風定。功名難居。讀

書而享林泉人生之至樂也離別不無且看今日在碧磐林立之處爲鑑在臨此亦非容易它日倘官軍還故鄉扁舟自繇丹青在此乎矣因敘其語遂成長卷戊子冬宓山悉道人識

爲璚王孫數筆

王孫引我遊獨秀峰盤桓顏魯公洞出至花軒臨曲池山百仞挿水中怡然樂之因求我示筆法二十年間鄭千里告我以法郭超宗告我曰熟楊龍友告我曰影類子一告我曰埃幹子視此數筆中具否予生長此鄉山水太奇險石皆斧劈不可下手且以黃大癡寫之窊山愚者記

寄朝中諸公書 己丑春日靈田山中發

忌道人嘗言本朝屢得天助乃今果然朝中喜可知已然竊以朝廷即還故都正謂諸君子憂國方始勿遂得意也昔建武節兩受符親以戎衣平定禍亂靈武之與據朔方之全盛兩年內即克復兩京今從嶺表為纘統之規模業已勢殊形異矣毋乃太與建炎乎晉北有祖劉章捍內有陶溫經營然數年之間兩當丙變宋賴韓張劉岳乃能偏安然始不免溫州犯海之險而後不免稱臣之辱據有天下之半且然況天末平藩鎮之勢日且幾幾惟在朝廷聲靈速遏控馭有道耳當貴苟安或且以建安義熙為想望有識者能無憂耶今若上下一心臥薪嘗膽則

業可過晉宋。不則廿五年。十五年。亦未易安施也。艸創之初。在收人心。收之先須服之。四海雖大。然專倚政事而歸命望影立見。若束手偷安。倖漁人之利。則唐末之馬劉王錢。亦以練兵愛民。勤於政事。選賢用才。乃能自立。今朝廷以神祖之孫。詔書所及。自然符響。然要在以政事立表。布一令。行一事。必思有以服天下之心。此所謂先定規模也。丙戌監國之初。每謂四海先朝之正人君子。又數年來守節之士。然事之子弟。皆當加恩。令所在踴躍。使山河父老。刺骨嚬誠。知朝廷不以近而遺遠。此其關係。正非淺鮮。然今三年。猶未遍行。至擁戴言功。不惟臣子所不忍言。朝廷亦不宜言。言之則示私於天下矣。夫起業於一隅

詭計遍于天下。一軍之將，猶養死士，布間諜，欲周知四方之情形。況帝業乎。朝廷當日夜搆招艱貞智計之士，乘機遠圖，苟得一間，十道并發，得一烈士，如獲異寶，分布四海，提播聲靈，併得諸將之情性，招山谷之忠義，使內廷處分，皆當察察，而吾黨士君子練習之，便可為將。上所重在此，則下趨學之，始求斯弛，或容徼倖，既已買骨，神駿自來，豈非國家大便乎。以愚觀日者輩下之所爭競講求，恐甚不在此也。惟安坐而聽天助之植耳，而恃善信之自來耳。不勝杞人之懷，倚嵩復此艸艸。

平西答劉客生書

劉子之責方子出山。猶方子之責劉子還山也。弟之入粵。非赴召。乃避兵耳。古人有半途而返者矣。有至都而返者矣。即有罪自認。范升殷浩譏之。昔人云。欲厚風俗。當聽朝士從志山林。今日留一悟退人。想亦漢晉明主所許耳。亂劫屢更。平昔知交。流泊天末。能有幾人。安得不相庇。安得不加愛。以史局安養閒痾之人。愛我至矣。弟之愛我兄。則前引莊周同聲歌。寒凉同固。可以久長二語而已。出處分途。各有其理。君德責經筵。當以開言路。慎左右。辨邪正。馭雄傑。爲誠正之實務。閒時進講。或帝鑑圖。或衍義。取其切比。引古觸今。知開創君臣。有朋友之道。他日執

爭獻替，則以沁人者爲憑據，足下之任道說既入。旁不能惑，則強幹橫行於天下。而賞罰出自朝廷矣，得君而行。則武侯，不得君而因人扶國，則荀文若。不得君而立朝不退，則孔文舉。此東坡之所以嘆幼安也，或者沉浮末世，如阮咸之在朝不在職乎。每念足下舉止豪俠，嘗欲自行胸臆以爲快。此其鄭公業之賓友高會。王濬沖之談讌自若耶，位至台鼎，分土留青，非所敢論也，不其爲賈文和乎。相愛之極，不禁長言，家兄一笑，既已笑破便可置之一笑矣。見所見聞所聞，冷眼笑分工拙耳，豈甚相遠哉。末俗欲償所負。誠笑其云然也，鹿湖遺老。兩辱天章。開局遂野人之願，皆謝貴要，尚乏俯函，正此慊慊，若以十數年之交。棄

家出苗崗者。當路宜贍覗之。又何償之云乎。自去冬亦蒙縣金之惠矣。桂林長者所給。足支今年。仁祖有米。當以來春爲始。勿以爲笑也。冀在岐雖未讀其著作。然器局淵雅。爲天使不許山人之慢。是倜儻聲氣人。增價臺閣無疑矣。山中傳外事如麥。近暑閑二三。諸君子。計畧有功矣。日不暇給。無乃勞乎。瞿年伯云客生相與三年。終未嘗特作一詩見贈。愚道人亦將比例云云致意溫玄博儀部。代筆不准也。

與丁金河

天使至。甚惶恐。伏聞勅諭。專以修史屬望。此聖恩以閒局全病夫也。遂其拳曲矣。史事不必入直。并不必張大其事。蓋雖大典而寬緩局。今天下未平。舊都未還。何爲急此。但令後人揣朝廷借名優待恬退之士。則可耳。天下事有諸君予任之。外方擾攘朝廷能粗立紀綱。功亦非細。若欲展擩襄庿。則尚煩深心大力也。治道通明。在乎言路。而言之得入。責在講筵。請以鑑切時事而開入之。天縱之資。無不豁然。則無所容其敝矣。此乃中興致治之本。外此必屬伯道。因人取權。或用機事。功一不就。道詎可謂順乎。鄉在京師。見鑑抄一部。如犯諫危語甘露等事。皆畧衍

之乃宮中所嘗覽也。先帝時奏章。但稱堯舜。而漢唐宋事。多不敢引以譏切。有用者。則以爲誹謗。比擬失倫。宰相或因而中之。曾見疏引漢文。而旨曰漢文中主。明人。敢視。遂重處分之。金天樞昔救劉念臺。先帝震怒。蔣中堂引唐太宗納魏徵諫以解。先帝曰。劉宗周不是魏徵。唐太宗有慚德。朕豈學之。比當對曰。太宗雖有慚德。而納諫一事。乃足千古。然徒蹤跡而已。此皆平時無以沁人。臨時安能爭引乎。江陵作帝鑑圖說。正此意也。人主宮中。豈能讀全綱鑑。然又不令史臣纂本。恐見笑于臣下。乃令中涓輯之。至今可爲浩歎。故以此勉客生。得君以爲迂乎。開言路。辨邪正。愼左右。馭雄傑。四者。乃誠正要務。若貌言誠正。則眞

迂矣。七月一札入覽否。徐爾興何不出。前小疏恐其流連。甚矣輩下之迷人也。姚年姪有留守相公薦。嵇生申之。諸年伯力任。可以曲成矣。此自我輩同年。為忠臣死友。完一古道行誼也。以弐有才有氣。氣太盛耳。未免淺動。然在長者有以養之。即所以化之。即責之。責有以成之。弟嘗苦勸其讀書。然見彼好學之志不勝其立功之心。撫簡刀鳴。思繼前烈。嗚呼。少年英分。當此晝卯之時。安能遽以古人懲責之耶。諸公執持風裁。自宜嚴肅。然大家扶植一解難同年之子。雖私亦公也。常袞裁抑僥倖。崔祐甫一用用八百人。皆所以為朝廷。裴度韋處厚。不能拔劉蕡。而反為牛僧孺所用。是為兩失。夫延獎人才。不能十五。尚可二三。

以報宗國詎徒以執籌長楊為祖制乎以式久無字來憂其為溫嶠矣弟之嘵嘵亦以有僕為患難知己不能存歿異態也忝年在楚寄書瞿年伯與年兄已詳言之忠臣之子而名孝廉以視武攸南寧以來何所愧公道資格耶以式意氣慓厚甘蹈湯火愚以為因其飢而用之使以臺省監軍奔走營伍必得其用又鍊其才果日為一儒帥不亦善乎數十年來君子好稱麟鳳主風裁而不講兵農經濟雖有罷起終至美官習氣相沿自便小人藉口詆之遂以亾國今何不造就此子使作奇男子定以不可得無所用之畫餅詞林許而不與令烈士千里棄家忍餓含淚于行都破耶耶倘激而為納牖之行則我輩貌似刻薄而

此子根基不正。亦父執之羞也。燈下艸艸。不覺多言。書甫畢。弟遂愚至此。此特此子或已得美官。且請公以美官許之。彼必不樂苦事。而我猶以苦事陷之。愚矣愚矣。

與金道隱給諫

金河客生前後貴智當出。智知與周太原同罪恃白水眞人赦之。自登極三年中。一日未立班行。與累印敢而思掉臂者罪當殊等。時又太平。律以規避不又蒙減等乎。智自避兵入粤來。屢向諸知己言之詳矣。伏波抵足夜話。原知反正之後。麋至摩肩。此席自應累累。何暇强一病夫來作贅疣。野人定可以背受積薪。堅臥外野也。猶且獻其區區。再三勸晉趨朝之駕。雖出處各有其道。擎天柱地。足覆野人。然野人自失本心。寔以此爲受良友耳。年兄既抵行在。與弟書云。不聽良言。遂沉苦海。後又從瞿相國函中寄語。勸智勿入。極感知己至愛。刻鏤雞骨。比時奉札。

尙望朝陽一嗅，還從南濱之鄙，盜以亂劫之餘，晨星數友，既相倚慰，必相體亮，情愫直披，不眞何益。吾于臺灣社雪，自光台鼎，然我輩何用作台鼎浮詞耶。老年翁天授峻格，氣凌四維，懷慨入朝，自爲朝重，然上期正主，外期自治，香先二君，山中人終以其背向日爲可愛，愛人相獻也。智本詩猖狂生，遺難頹億，定不敢欺君傳位，致悞國家，憶語我曰，何乃以詩酒自晝耶。非自晝，乃天性有限，長卿之愛閒居，豈有伯夷之操乎，性生如此耳。故鄙可還，何不作官從六師，而堅忍自苦，直是性與澹泊相近，絕非爲名高，隆中自娛，樂得抱膝耳。或爲泰山，或一丘壑，或爲鳳凰，或爲麋鹿，古今大哭，何相關乎。昔謝幼度爲戴安道上疏，請

絕召命。至今歎其相戕。知巳不肯施此恩耶。蔽牛之樹。不中繩墨。其受雨露則一也。

祭姚黙先文

永曆三年己丑七月乙酉日。黙先先姚公。既厭世于平樂之平西村。方子爲之殯斂入棺。廼明旌以牲醴庶羞。與流寓及地之賢士。祭其靈曰。嗚呼。公父子噴血抗難。三年不屈。可謂忠矣。延汀天子。以仁武賜爵。錫之符典。爲令子封。公冒難來端州。金給諫崇疏伏闕。薦公于公。公年五十有九。旨非夭折。所搤擊者。丈夫焉革素志。覺不得馳驅還都。與中興之功。嗟乎。余邑錢幻光言公不肯隨闖賊。入班次。所顧願西遊此。又有高士之風。吳見吾言公究岐黃。嘗施藥以救人。今乃自安天命。不藥其躬。信乎適我以然。自有大數。公方入視余之子。而余乃爲公送終。嗟乎亂

世綬綬。士大夫不得其死。數數矣。旌旄印組。黃金橫帶。嘗不免
於刀鋒。如公灑然而去。安知不尸解于市中。入山病矣。未嘗一
亦享公。今奠椒漿。靈其來降。

姚吳二君墓誌銘

己丑七月姚公默先旣即世於平西方于爲之卜地淺瘞之焚亟作隧爲後日迎歸便也踰月公同來之吳君參亦以病卒因瘞於公隴之南方于感離亂之世而君相得而相繼沒於此地援筆誌之姚公諱之翔浙江錢塘人占籍開封起家明經其子姚志卓以起義軍功隆武元年封仁武伯閩中之難父子相失仁武伯屯保廣信山中公復與副將陳克美等起義汾陽爲■所迫走江西至行在又慨然不肯徘徊輦轂直拂袖西上此眞古烈士風矣北都之變公在承恩寺與張拱所處知若人之節最悉故頗敬慕余入山見訪正不獨爲稚子診視也公能醫相

見已瘧初寓吳見吾館中耳微鳴余曰虛也公自以爲壯日一汗可已及汗後熱止而不能言矣嗟乎豈非命乎公年五十有九挺亂世爲令終于仁武伯爲中興元勳何不可自慰九原也吳見吾吳君參之字也溧陽人其兄見亦與余相識見吾游惠州遇[illegible]潜匿踰年值反正過行在不肯作官而以經教授於粤西此亦非近日可得者與默先馭少同泝流上故與默先交甚厚今誰知其先後長往耶余令其塚相向兩君其當招呼白雲之間乎銘曰與良友兮相望乘白雲兮翔翔天下將平兮魂歸故鄉